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五

策對

殿試對策　　馬世俊

臣對臣聞治天下者當全盛之時而為善建不拔之計非破庸俗之論以鼓豪傑之心則其道無由昔唐太宗與房魏論創業守成之難易而曰與我取天下者知創業之難與我安天下者知守成之難周書曰若昔大猷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令天下正所謂無創垂之盛而持危亂之防者也人才不可謂不盛而未盡所以取才之方吏治不可謂不肅而未盡所以馭吏之道懲貪不可謂不嚴而未盡所以止貪之術俗尚亦數變矣而未盡所以靖俗之謀兵制亦甚精矣而未盡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謂令天下為已安已治遂可晏然無事者皆庸俗人之論也臣竊嘗見夫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數遇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於其盛而又竊嘗慕夫賈誼

之策陸贄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何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復治蓋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應之臣有志焉而欲陳久矣今當拜獻之始豈可自誣其所學乎欽惟

皇帝陛下

翠嬀承符

紫微正象

協運而興辛壬肇四日之祥矣擬乎敬承之世豈止四

百載而頌吾君之嗣實賴啓賢

體元以御子丑正三才之統矣嶢乎中乂之朝何啻三

十世而考昭子之刑咸稱誦聖

克艱厥后敦茂質於冲齡汝翼汝為汝明汝聽濟濟然

見安止弼直之休

無競惟人樹弘規於首出有輔有弼有疑有丞秩秩然

成無為至正之範令且

晉此多士

詢以綸言豈非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者歟禮記曰文王以文德武王以武功漢書曰功莫大於高德莫大於文周之興也先文漢之興也先武我

國家文武並濟以有天下

太祖之肇基啓祚

太宗之積功累仁至於

世祖以沉毅之姿而兼以明斷之識以恢廓之度而兼以綏輯之才一年而平兗豫一年而下江淮一年而定

荆襄一年而撫巴蜀不數年而五嶺望風滇南稽顙此開闢以来所未有之盛也天下文武之臣莫不願畢志竭忠以待用人才亦已輻輳矣而臣獨謂未盡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嘗有未用者存於既用之外故尚書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令天下岩野川澤之中其隱然備公輔之器者誰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應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其

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則以一庸人兼之而有餘古之聖人終身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旦應之而亦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信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薦舉將帥之徵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籤而使按資而陞賢愚同科茫然無據彼論而後官量而後入獨不可稍存其萬一乎程才莫先於計吏而臣謂未盡所以馭吏之道者何也古者親民之官莫重於二千石有以

公卿而為之者唐宰相出為刺史李泌常衮皆然若夫守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令之郡縣官大抵如傳舍與民情漠不相接監臨使者顧盻威動所薦未必賢所糾未必不肖其趨謁勤者即為才其應對捷者即為敏則何若耑重郡縣之責外聽責成於督撫内聽考核於銓部而用唐虞三載之法以黜陟之彼監臨之所薦所糾不亦可以已乎且令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勢有不能盡汰者慮庸人之無所容耳夫不慮庸人之無所見

而反慮庸人之無所容此從来之積弊也即以今日之

計吏言之亦莫亟於懲貪矣而臣謂未盡所以止貪之

術者又何也凡人之溺於賕賂而不能脱者大抵有田

園妻子之見以惑其中也故有昔居環堵而今則擁甲

宅昔泣牛衣而今則列姬姜昔無半頃而今則連阡陌

詰其所從来不貪何以有是耶誠能稍限其田宅媵妾

之數而為之禁其有敢於踰禁者即坐以僭肆不敬之

罪彼有私金於筐篋而受貪墨無耻之名雖愚者亦必

自笑其所為矣臣嘗見敗壞風俗之事必自卿大夫開之而後愚民從而效之此臣所謂靖俗之謀猶有未盡者巫風淫風有一於身家必喪令之卿大夫多為淫靡無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後倀兒舞女之裝寶馬畫船之飾探丸跳劍之俠剌猴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術以求其貴貴者必有術以求其富而聖人馭富馭貴之權皆何所施乎令富者之必貴既有嚴譴以禁之而貴者之必富獨相習而以為固然如是而欲風俗

樸厚敎化興起不可得也且夫天下馴服於敎化而不能變者無事則賴文有事則賴武今日師武臣之力亦可謂膚功畢奏矣而臣獨謂用兵雖精未盡所以弭兵之要此又非無說也處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鄰長旗鼓之節藏兵於民則誠迂然必使兵與民習民與兵習一旦有事毋論兵勇於鬬而民亦有各護其田疇廬井之心此不戰而自勝者也今則兵之所輕者民而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則民自為民兵自為兵

天下未有民自為民兵自為兵而能久安長治者也宋藝祖留意賞罰平蜀之役賞曹彬而罰全斌夫亦賞其與民相安罰其與民相擾者而已矣行間之功罪即以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臣所謂當已安已治而亟亟焉為善建不拔之計者也雖然治天下有本有末得其本而治之則無不治矣所謂本者何即

制策所云紀綱法度是也司馬相如曰風軌簡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垂統理順易則也憲度著明易繼

也嘗取歷代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損益者不過質文之異其尚耳不過隆殺之異其制耳不過寬猛競緑之異其用耳若夫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以淳文德於焉誕敷武功於焉赫濯創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漸者也紀綱法度亂則吏治以乖民俗以壞文德傷於優游武功失於爭競創不可以憲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也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我

國家之典章至簡便而至精詳至嚴明而至仁厚似無以加矣而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為牙兵而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誠能盡捐滿漢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則贊贊者皆皐益之選也桓桓者皆方名之儔也將見江南靜橫海之戈而冀北息桃林之乘

即以躋於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難乎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殿試對策

繆彤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綿歷服於無疆也必有其為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可以不清賦稅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蓋所謂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是也所謂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舉賢而愛惜人才則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擇吏而澄清吏治則成廉潔之風矣仁以理

財而撫循百姓則致豐亨之象而臻樂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馭天下之術而恃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愛百姓之名而貴有愛百姓之實以是內之百僚有師濟之盛外之羣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庫有充盈之積下之閭閻有康阜之風是堯舜三代之豐功茂烈不難再見於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鴻圖克懋
龍德方升
孝思永言隆祖任母姜之尊養
惠澤普被備文謨武烈之顯承
文教著日出之區
武功及海隅之表四方皆已底定天下皆已治安而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用人擇吏之道足國裕民之方雖帝洛王訪

寧有過歟以臣之愚陋非有藻鑑羣流之識何敢言人材之用舍非有封疆牧民之責何敢言百官之短長非有錢穀大農之計何敢言財賦之充詘然臣嘗聞栁宗元曰思惟報國獨有文章又聞歐陽修曰士患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吾職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今煌煌

清問實式加之其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對揚休命乎臣嘗緬懷上理追念先猷而知古帝王為治之本無過

内治之心而治心之要無過吾心之仁何也葢有純王之心斯有純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關雎麟趾之風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故欲求國用之足未有不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欲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賢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賢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求用人之慎未有不由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惟我

皇上夙夜兢兢期於俊乂充廷庶能著績以裕國計而

慰民生者誠莫踰於此矣伏讀

制策有曰國家簡任賢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用當其才人稱其職此我

皇上闢門籲俊之盛心也朝廷選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殆將用其能以理不能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用也嘗患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患其少與其用不足而後取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

不用與用之而不當皆可惜也故賢能不可不惜也以内而言之臺省之内升本以賢能而升者反逆之山林之内升而候鈌不如遇鈌後升久置之拾遺補過之列非無益也外而言之監司郡縣之轉遷亦以賢能而升者又留以未竟之案有功而升者仍以有過而留苛求於錢穀刑名之間亦已甚也總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必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後真才輩出矣臣每見令之在位者見一賢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

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問其故曰避嫌也避嫌之念生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矣臣故曰仁以舉賢則愛惜人才而可以收用人之效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至不肖有司私派橫徵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興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夫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剝削也令之下吏亦苦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飾其名曰公費不知藏之私橐之中者為公

乎為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者飾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為樂乎為怨乎臣恐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掩人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入而有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賣絲而糴穀焉一定之稅而有無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耒耜方思東作而輸將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貪吏之弊一至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計之懲貪之法不可不嚴也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

貪不止賦歛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有不畏强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過舉其大槩而不能悉其實也莫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冐無耻止為室家妻子計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為後日平居之所樂何憚而不為之惟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為此耶此非過於刻覈也盖除吏之蠧也去民之害也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臣故曰仁以擇吏則澄清

吏治而可以致廉潔之風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用浩繁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
每昧於撫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
以見愛民裕國之弘模也夫今之賦猶古之賦也今之
民猶古之民也何以古則上有餘而下無不足今則上
未嘗有餘而民又患不足豈非撫字催科之道得則俱
得失則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必為民治農桑焉必為
民廣畜牧焉必為民緩刑罰焉必為民通有無焉如是

而民力裕矣民力裕而上之所求無不應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財窮民之力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將元元安所歸命我臣嘗覩小民之家其初牛羊菓蔬熙熙然若為子孫百年之計也者一往過焉則為墟矣再過三過焉則又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逃亡也或曰賦重而不能守也是非催科之所廹而然耶故撫字之道不可不講也惟

皇上弘豈弟之恩立慈惠之師使天下之為吏者寓催

科於撫字之中則上有倉盈庾億之慶兼撫字於催科
之内則下有家給人足之風臣故曰仁以理財則撫循
百姓而可以致豐亨之象臻樂利之休者此也然臣反
覆深思欲為
皇上更進一籌而終無易於仁以存心之為要也書曰
皇天無親惟仁實親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之謂
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殿試對策

韓菼

臣對臣聞帝王欲舉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夫心者萬事之權輿至治之根柢也世有百年必敝之法而有萬世可以無敝之心為政而不本之以心雖舉唐虞三代之法施之而無一可古之聖王不能以身勞天下而惟以心勞天下其分猷布化則寄之百官有司其兼總條貫則付之紀綱法度而其子愛元元忠厚惻怛之實心必有餘於用人立政之外者以勸其

羣臣之遞相倡也以率其下漸磨陶冶淬厲鼓舞務盡出其精白不欺之心以為天子拊循斯民之具何者當興何者當革若何而可若何而否張弛寬猛休養生息君臣相與早作夜思無往而不得其當由是衣食足而積貯充敎化行而獄訟息暴民不作兵革不試即有水旱不時之虞無改乎閭閻樂利之舊馴至四方從欲協和風動人事修於下天休應於上陰陽以和風雨以時則惟聖王能帥其臣以實心行實事之所致而非徒

法嚴令具一切隨事補救潤飾吏治之所可幾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得一居貞
兼三出震
定黜陟而澄吏治遠媲雲師龍紀之遺
因燠暘而念民依務協畢雨箕風之好
覃敷文敎而益講於道德仁藝常使史誦詩士獻箴
底定武功而不忘乎獮狩蒐苗共美右騶虞左貍首

淑問既已揚於疆外
湛恩既已普於羣生庶績既已受成百神既已順職乃
猶進臣等
親策之以府事未盡脩和治道未臻醇備而欲究於仁
讓之化休養之澤審幾度務設誠致行之源此真公聽
並觀懸鞀設鐸之盛心也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獄者
天下之大命和氣之所由致災沴之所由生也我
皇上深矜庶民之不辜時沛更新之恩屢下停刑之令

而且寛失出之罰重矜疑之典禁慘酷之刑所以戒枉濫者至矣而民猶或多寃者何也

制策曰引律多煩駁察誣良時見參奏臣以為今日刑獄之刻正在於駁察苛於前而參奏隨其後也古之治獄者蓋使之議論輕重慎測淺深寛然得盡其心焉令自臬司上讞毋論或重或輕而必以駁察為例有司苦於其上之苛刻繳繞也乃逆窺意指之所向而文致罪人之辭以求一當究之出於罪人之供者實非出諸其

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爲妥拈夫拈而曰妥是徒幸免駁察而不顧生民之命者矣臣謂宜少寛假臬司之參駁而第慎擇其人焉以寄一方之民命則庶乎其可也而臣尤有請者在減例而一從律古者律一成而不可變而復有疑有比是律之中已不勝其權衡變化而不必增例以預擬之也今常例之外條例日增徒使輕重上下得易以爲奸而已矣且夫法亦顧用之若何耳劓刖椓黥蚩尤之刑而唐虞仍之不聞其或濫五

刑三千法莫詳焉而周之中葉不聞其名祥刑之當否果不在法之詳畧也又況令之律所謂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之義亦已盡乎小大之比豈猶不足而復議例乎恭惟

制策念積貯之當務而洞晰夫常平之設多屬虛文賑濟之恩奉行不實臣以為今日欲行古者遺人委積之法則迂如近者頻下賑濟之令亦難為繼欲做古者平糴之制又恐有結糴俵糴括糴之弊若欲一恃於常平

則出納斂散之不時蓄積之不實今亦既見之矣而臣竊以為今日惟社倉之法猶可行也誠各委一方之守令俾請其鄉之耆宿有才德者勸民量輸其粟而時斂之而時出之少加其息以償腐耗其行之也以鄙鄙而不以縣其主之也以鄉人士君子而不以官其勸之也以忠厚憯怛而不以督責苛急於以禦凶荒也其庶幾乎若夫

制策所云耕九餘三即有災祲而民不饑者此則足民

之本計也臣謂今日足民之道有三曰減賦曰緩征曰減餉今賦稅既有定額似不可復減然古者十而稅一又或十五稅一三十稅一則今他省之額最輕者猶為重也而江南一省之入至六百餘萬欠釐毫以上輒罪之及上計簿而欠者亦數百萬也此數百萬者民不敢欠而官不能有也則安歸乎夫徵發急則奸欺易生條目多則侵蝕難詰勢不得不議停亦不得不議蠲則曷若少留有餘於民之為利乎臣請即一省以例其餘權

其輕重茍有可少寛減者減之藏富於民即餘富於官此時務也緩征之說諸臣請之數矣言之切矣

皇上亦欲行之再三矣而格而不遽行者以協餉之故則臣請言減餉之說古者一州之入必足當一州之出姑以戰國時言之養兵百萬而不仰給於他國令天下大定而餽餉不絶如歲歲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輦輸於嶺海之濵絶遠不毛之地而所在雄藩大鎮外挾一二竄伏山箐之餘孽以自重而内以邀於

朝廷日耗司農不生不息之財以厭其子女玉帛無窮之欲此豈可為繼而輙因循而不變乎臣請於兵之可撤者撤之其必不可撤者則留屯田古者常且戰且屯今正當養兵不用之時其力尤可用且往者兵在湟中則屯湟中在淮則屯淮在許則屯許在振武則屯振武在烏孫伊吾則屯烏孫伊吾安得藉口無可耕之田乎或猶有不足則姑以近省之餉量給之俟行之數年佃作盛而軍實充乃盡舉協餉而罷之協餉停而征可緩

賦可減矣緩征減賦而民有餘財則可以耕九餘三遇災祲而無菜色矣凡此數條臣敢因

聖策而盡其愚雖然為政有本致治有要則臣以為必先於倡天下之人心以實心行實政而後可也宋儒朱熹有言世有二敝有法敝有時敝法敝可救之以法時敝必變之以心令百僚師師庶事具舉然諸臣或畏罪之念重而踴躍之意輕功名之慮深而忠愛之誼薄推委瞻狥之情多而公忠任事之氣少則或者御臣之道

亦有未至也臣謂宜推忠信以結之寬文法以優之破資格以異之豐禄餼以勸之崇尚聖賢之實學以砥其禮義廉耻之防試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經理才幹之實漸磨陶冶淬厲鼓舞而向之數條者可以付之其人有餘矣然其本要在

皇上之一心誠夙夜講學一本於戒謹畏懼之至意則德業益充矣恭已出治而一將以吁咈咨儆之實心則萬幾益勅矣側身修省齋居淵默而一出於敬天之誠

則嘉祥致矣冬寒夏暑祈福請命而實格以愛民之心則生養遂矣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而政成化洽無一物不得其所以進於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第一問

萬松齡

通經所以致用治不本於經術非治之至者也虞舜咨牧曰食哉維時洪範八政首食與貨豳詩言治田尤詳蓋農事之於治綦重矣先王體國經野其制備在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謂三農者山澤平地固以地為別矣然山澤之中難以種穀惟康成云原隰平地農民可於三處營種其說殆不可易而或謂上中下農夫三等以人為別則非也禹貢則三

壤以定賦雍州黄壤得土正色厥田上上兾州白壤厥田中中揚州塗泥故列下下而他州胥準此矣孔頴達謂九州之内視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貢賦之法其實一州之内亦有三等周禮一易再易之别雖雍兾間亦然而所授一夫百畆之田要惟以不易者為準爾雅之三田自一歲以至三歲曰菑曰新田曰畬所耕愈熟則得穀愈多上農夫可食九人遞減而至食五人勤惰既殊則收效亦異故及時趨澤農民亟焉若夫井

田之法一夫百畝夫三為屋屋三為井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九州之廣起於六尺經界正而爵禄可平三代以上之治所以廸斯民於康樂也至魯宣公履畆而税春秋譏之何休註公羊謂井田之義在無泄地氣無費一家同風俗合巧拙通財貨五者具備年豐裕阜民樂其業而頌聲作焉井田存而先王之澤未湮也周禮大司徒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物各有所宜生分别五土視其髙下因地之利以為樹植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也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五物者五地之物九等者騂剛赤緹之類是也至載師所掌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廛里場圃之類是也他若九土見於左氏九地見於太元名目雖殊而要不離乎五地九等者近是是載在經籍者固班班可考而

班固之志藝文也農凡九家書百一十四篇雖出一家言而亦與經並列誠以農者民生日用之常經所關為至鉅也今觀於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言農事甚悉皆原本周官而多託於神農后稷之言以伸其說顧其法之最善者莫過於代田區田代田之法始於后稷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歲代處故曰代田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正其行通其風凡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故

三以為族苗乃多粟苗生稍長每耨輒隤土以附根比暑盛隴盡根深能風與旱其在詩曰或芸或芓黍稷薿薿芸以除草芓以附根故薿薿而盛也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行其法歲收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區田之法始於伊尹田長十有八丈分十有五町中間十四道其法有三等以上農中農下農為别漢成帝時議郎氾勝之奏曰昔成湯時伊尹善區田敎民糞種歲收粟畝百石勝之試為之得四十石此見於諸子史傳

以佐經之所未逮者又班班可考也自是而後有賈思勰之齊民要術李淳風又演之唐中和節有進農書之例宋景德有農田勑之頒胥以農事為兢兢我

皇上宵旰勤勞無刻不以田功為念而又

特命儒臣編輯農書昭示天下為閭閻久遠計是則井田雖不可復惟取代田區田之法隨地相宜審量而善用之以經術為治術上追周官周禮遺意使民務本樂業衣食滋豐由是導之以禮義澤之以詩書雖唐虞三

代之隆不是過也臣幸遭逢
聖世敢不抒所見以為
黼座獻乎

第二問

萬松齡

自古名臣之進說於君者其大指所在要惟欲其君涵養德性以為出治之本詳平政體以為致治之方而已古之君天下者堯舜禹三聖相繼同一執中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敬止武王執競而其時皐夔稷契為之臣伊萊周召為之相上下之間交相儆戒者胥以懋脩厥德為要故風動時雍之盛太和大順之徵非後世所可及誠以治天下有本焉本者何在端其心而已三

代而降急於言事功而緩於言性道此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而荀孟不得並稱也雖然管子之言三本曰德當位功當禄能當官猶有古官人之意焉而其言六務必以節用為先亦不謬於食時用禮之指荀子之言三具仁義是矣而必繼之以威是假仁義之說以行其督責固王者所深惡也而曰欲王則王吾不信已宜其所謂四齊一因任乎法而望民愿俗美詎可得哉孟氏既沒董仲舒三策為能獨見其大而其立說謂王者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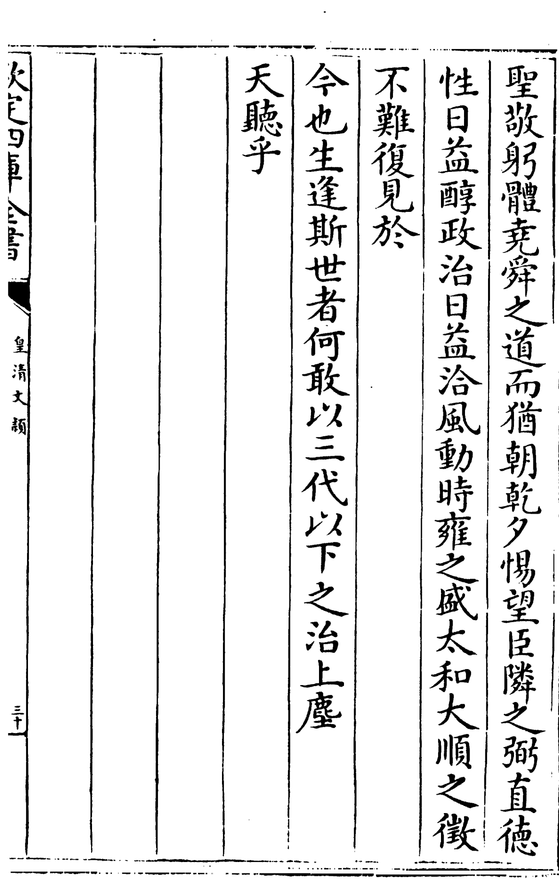
宜求其端於天天任德不任刑王者奉天以從事亦宜任德教而不任刑其言粹然一本於王道而矯戰國功利之習故後世醇儒必以江都為稱首若夫鼂錯本學申商刑名故其上書以知術數為先及選賢良所對三策以五帝三王五霸並論而其意指所向惟欲以霸術輔其君此則董子之所羞稱也嚴安徐樂皆上書言世務樂之意在於脩德瓦解土崩之喻足為千古炯戒安之意在於捄獘而制度以防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

心猶有一道德同風俗之意焉至崔實所著政論指切時要而仲長統稱之荀悦作申鑒五篇有曰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又曰為政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皆淺學所弗能道誠有足採者焉自後貞觀之治號為極盛一時房杜諸賢而外直言極諫有致君於堯舜之心者莫如魏徵十思之疏首曰見可欲則思知足夫君能窒欲則思過半矣太宗行其言不數年間時和歲穰此仁義之明效大驗也司馬光五規之論終

之以務實而致儆於忘遠元祐之政不競其用良可慨矣其以十事入告者唐宋諸臣多有之如姚崇所論在先仁恕元微之所論在廣聰明范仲淹所論始於明黜陟終於重命令程明道所論始於朝廷終於鄉里因時擇術言各有所當非苟而已也而惟呂公著之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其義至純其詞至備可為千古人君之準則焉伊川有言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三立志也責任也求賢也而三

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紫陽封事有曰天下之大本心也其說雖平易無奇而臯夔稷契之臣伊萊周召之相所以致君於堯舜禹湯文武者舉不越此而惟董江都正心以正朝廷之一言深有合焉此程朱所以直接孔孟之傳也彼管荀者霸佐才耳何足語於此哉歐陽子云三代而上禮樂政治合於一知禮樂之外無政治亦可知德性之外無事功矣我

皇上天亶聰明日躋



聖敬躬體堯舜之道而猶朝乾夕惕望臣隣之弼直德性日益醇政治日益洽風動時雍之盛太和大順之徵不難復見於

今也生逢斯世者何敢以三代以下之治上塵

天聽乎

第一問　　朱荃

臣聞致治之君首以農事為重欲興農事先勤勸課欲勤勸課先辨土宜蓋土宜辨而後樹藝成樹藝成而後民財裕先王體國經野之規莫大乎是然而陵谷遷遷古今異勢經書所載雖詳至於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又在乎變而通之者矣粤考周禮九職自三農以迄閒民各職其業而農為之首三農云者前鄭與後鄭說各不同一以為山農澤農平地農也一以為原農隰農平

地農也按司徒掌葛以時收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據此以証則前鄭之説可信要皆以地別非人別矣禹貢之三壤蓋因水土既平取九州穀土而品節之定為上中下三等周禮之不易一易再易則以田之肥磽定授田多寡之數既以均其賦稅亦以休其地力若爾雅之曰菑田畬田新田又以一歲再歲三歲之異而命之者耳孟子王制皆言上農夫食九人下至五人蓋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次以是為差與小司

徒之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此為人功彼為地力各為一義而其説正可兩存至於井田五義何休言之蓋詳曰無泄地氣無費一家同風俗合巧拙通財貨以漢唐後地勢考之其法已不可復行然善學古者不必泥其迹而未始不可師其意蓋泥其迹則雖先王之制適足以滋紛擾師其意則雖異同之論皆可以備參稽也五地見於周禮所稱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者是而管子又有五粟五沃五位五蘟諸名九土

辨於禹貢所稱白壤黒墳赤埴泥塗之類是而淮南子又有晨土沃土𣸣土并土肥土中土成土隠土申土諸名九地詳於左傳異義所稱山林之地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六表當一井彊潦之地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三町當一井隰皐之地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者是而揚雄太元經又有泥沙澤池沚厓下田中田上田下山中山上山諸名九等者上中

下各三等即据五地之内分為九等而漢書敘傳亦有高下九則十二土者即十二分野之土而後漢書注亦云地有十二分按之於今正不必其盡合要皆辨方物土者所宜博考而詳究者也我

皇上情殷九扈念切三農勸課之

詔遍及閭閻𤋮幅員既廣五方之土性不齊是宜酌古証今辨其剛柔燥濕之宜勤成一書埀諸永久俾斯民

鑿井耕田而共忘

帝力豈不休哉

第二問　　朱荃

百家之論政尚已大抵言之得失視乎識之淺深而識之淺深又視乎學之純雜其以功利起見者才臣之言也以民社起見者忠臣之言也以義理起見者純儒之言也自古在昔不乏嘉謨嘉猷而惟六經之辭有純無疵此無他其本端耳管子以德當位功當禄能當官為三本以節用賢佐法度必誅天時地宜為六務荀卿以仁義威為三具以治法佐賢民愿俗美為四齊其言純

雜互見而均有俾於治術要亦經之支流餘裔也漢儒以董子為最非鼂錯比錯之論兵事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剴切詳明皆合經世之務然所論列惟於利害加詳則猶是才臣而已至其賢良對策頗近貢諛董子則於經術獨深天人之理見之真而言之切觀其敷陳敎化推本王心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實開宋儒理學之先三代而還未易多覯若嚴徐之陳世務則等輩耳嚴安之論多本賈誼徐較警切亦駁而不純未足置優

劣也仲長統稱崔實政論特以矯一時之獘荀悦申鑒五篇於政體爲詳今採入後漢紀及資治通鑑者乃其尤精要者耳唐室諫臣魏徵最著十思之疏尤切格心如云思知足以自戒思知止以安人思謙冲而自牧思江海下百川思三驅以爲度思慎始以敬終思虛心以納下思正身以黜惡思無因喜以謬賞思無因怒以濫刑卓乎讜論與聖賢省克之功何殊太宗虛己聽納以成貞觀之業實徵之力也宋則司馬光之五規分著保

業惜時逺謀重徵務實其議論詞意正與魏徴相埒責難陳善二子可無愧焉至於十事陳說則唐姚崇宋范仲淹吕公著李綱皆有之而范吕之言為最著若夫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此范所陳也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此吕所陳也論各不同要皆致治之模立德之本若王安石亦嘗以十事入告則意在要君雖經術紛綸可無取矣迨乎理學昌程朱

出伊川言先務在立志責任求賢朱子戊申封事言急務者六而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皆本以人主之心此則大儒之言體用兼備明德新民一以貫之可與六經並傳豈漢唐諸子之所能及哉小臣愚昧不能盡究羣言得失之故祗承

清問撮其大略以對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皇清文頴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七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馮　堪

皇清文頴卷二十六

議

修史議　　施閏章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覯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惟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為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于雪怨而索米見

詆抑又甚焉歐陽不為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
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
矯誣則有人鬼之譴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
難言哉我
皇上天授亶聰祖經禰傳既修
皇清玉牒實録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攷人物考諸書
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令而傳
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有不成於後王者逺不具

論宋金遼三史元臣脫脫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濂
王禕為之今
國家膺圖秉籙三十年餘矣明史廢而不修後將何稽
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曰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
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為功因舊者易為力也
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録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
萬歷啓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
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

非固詳而遷畧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畧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于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子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禰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

定論之難也五曰門户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户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户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牴牾議論蠭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吠堯之犬本以忠桀棄

則失真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以釆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嫺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捃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之難者也

皇太子視學議

徐乾學

古者釋奠有六凡釋奠則天子必視學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五也師還釋奠於學六也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此始立學而釋奠也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周禮大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此四時釋奠也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於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此師還而釋奠也三代之時王子皆親自入學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故漢臣賈誼亦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此三代太子入學之大

畧也東漢永平中元間帝數親幸太學行養老禮而太子視學無文可檢唐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先聖先師皇太子初獻國子祭酒亞獻攝司業終獻開元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前一日所司灑埽學堂内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

向北上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於東階南西面執經於西階南東面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儀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守宫設

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又載皇子束脩儀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聞之先儒云古者天子視學為養老也雖東漢猶然自漢以来養老之禮寖廢而人主之幸學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葢自為一事矣皇太子視學之文見於經史畧

可考者謹條次之如右　臣愚以為三代皇太子入學親師之禮此太古久遠不可行於今者也開元皇子束脩儀雖近古然今日宮詹諸臣輔導皆有專責束脩之儀亦不必行於今者也惟開元禮所載皇帝皇太子視學釋奠之儀於今為近誠考舊禮而折衷之裁酌損益成一代之隆儀舉累朝之曠典則於皇太子養正諭教之功未必無裨補萬一矣謹議

北郊配位議

徐乾學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太常卿徐元珙條奏北郊之禮皇地祇位北向祖宗配位當以西爲左東爲右請察政和禮改正奉皇上面諭令學士臣乾學臣菼考論古時所行典禮撰擬以進者臣等竊思凡祀典有正位方有配位配位之左右不同正位向南則東爲左而西爲右正位向北則西爲左而東爲右臣謹案北郊配位自漢光武中元二

年始地祇南向薄太后配位東設西向唐開元二十一年祭地方丘地祇南向髙祖配位東設西向此地祇南向居左之證也至宋政和四年用北墉答陰之義改地壇向北配位從正位而改故宋太祖位西設東向葢地祇既北向則配位以西為上西方即左也此地祇北向配位居左之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於安定門外用宋舊制地祇北向則當以西為左矣而其配位猶設於東與古禮不合

本朝因之未曾更正但明制配位止一太祖我朝

三聖並配所設

祖宗位次尤宜詳爲考定今廷臣憚於改作不考政和之禮託言地道尚右謂不必更張似非篤論其曰地道尚右者乃周禮注疏解左宗廟右社稷之義郊壇配位從未嘗以此爲斷臣謹案嘉靖祀典考云禮臣進呈陳設圖式方丘壇皇祇北向配位居左是嘉靖時尚左而不尚右明矣順治十四年禮部題請奉

安神主配享方澤禮恭奉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是
本朝之制亦尚左而非尚右明矣葢嘉靖議禮諸臣原知以左為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為左當是有司之過有待於
本朝釐正者也至有以社稷壇尚右為言者　臣謹案社東稷西異壇同壝主皆北向各自成尊其來已久然魏

晉社壇間或南向惟蕭齊武帝時何佟之建議社壇北向稷壇東向是稷為配社之壇豈非配當在左乎唐開元禮太社太稷北向設后土於太社之左設后稷於太稷之左俱東向夫曰左則非尚右矣曰東向則在西方矣豈非以西為左而配必在左乎宋政和五禮及孝宗時社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明世宗實錄嘉靖九年正月亦有勾龍后稷西北東向一條惟會典所載東西方向稍異耳足知社稷北向則配位常在西方蓋

雖與地壇之制不同其配位居左於理則一此正可以參稽而得者也若夫唐宋明郊社亦有三祖二祖並侑之禮皆以序設位一方不分左右莫若

降敕集議采用舊典無使

三后在天之靈稍有未安臣等淺學尠識仰承

明問不敢不以所聞具對謹議

祀地無配位議　　徐乾學

臣乾學臣菼既上北郊配位議復奉
皇上面諭朕考古制祀地不同南郊可不設配位否其
采經史舊聞以對朕當詳思之欽此臣謹考易豫卦先
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臣案孔頴達云以
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
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俞琰云配以祖考如
商湯祭昊天而配以嚳祭五帝而配以契也此言以祖

考配天帝不聞以祖考配地祇也周禮大司樂明言澤中方丘之禮矣而注疏皆不言地之有配尚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臣案孔安國傳曰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也又王肅作聖證論以難鄭康成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先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即祭地而

祭地無配也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噫嘻春夏祈
穀于上帝也臣案雅頌諸篇明明有郊祀明堂祈穀之
神而諸家不言所以配地可以知禮意矣太平御覽晉
起居注博士孔晁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
稷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
地文春秋左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矣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臣案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啓蟄而郊在建寅之月是祈農之祭也后稷配天有此二祭亦不言配地公羊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臣案此言郊之有配也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王者尊天而親地地不同於天義

固各有在也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臣棨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參考諸書則稷之配天明矣而地祇用配不見於經三代而上言有配者曰天曰上帝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臣案虞夏商周郊廟之禮昭昭可據如此凡言郊者皆祭天之郊古無北郊之文自漢匡衡始稱南北郊也古者天子之社一在庫門内一在國外盖未有以祖配者有則必見於經矣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案孝經無祖宗配地之文獨緯書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是

也此緯書之說荒唐謬悠不可信從邢昺釋孝經削而不取而賈公彥禮記疏引用其辭杜氏通典遂云祭地亦配后稷其實經無明文也孝經云嚴父配天不言嚴父配地也漢書武帝元狩二年天子東幸汾陰祠后土宣帝神爵元年五鳳三年幸河東祠后土元帝即位東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二年始祠后土於北郊永始三年復汾陰后土祠臣案漢世汾陰后土之祭總非正經起於方士巫祝讖緯禱祠之術其配祭有無史記漢

書並未之載不可得考獨魏髙堂隆云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髙帝配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隂亦以髙帝配馬端臨駮之以為孝文時無祭地渭陽事杜氏通典亦言汾隂祠配髙帝不知其何所據要亦未可以為訓也葢古帝王郊祀之禮至漢世而黷亂詩書禮郊社之說至漢儒而紛紜故八神五畤之屬五帝六天之殊皆當以經正之者也文獻通考漢平帝時王莽奏夏日至有司奉祭北郊以髙后配光武中元二年祀地祇位南

面西上高皇后配魏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晉泰始二年定地郊先后配咸和八年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梁武帝制間嵗祀后土壇上以德后配陳武帝以皇妣昭皇后配北魏亦以后配臣棨案漢魏及南北朝祀地北郊往往以皇后配地稱地為媪神其褻已甚則不如其勿配也三代之禮此時已不可知而光武諸臣號為通經者穿鑿附會茫無依據若果有祖考配

地之明文豈肯舍先王成憲不一修舉因仍謬誤以貽譏後世哉臣竊覲唐世以來天地或合祭或分祭雖未有無祖宗配位者而較之三代以前詩書所紀虞夏商周之遺去之甚遠宋元諸儒如胡宏王炎袁桷葉直云社即祭地別無北郊之禮劉汝佳則言以皇祖配地祇於禮爲褻其言皆有證據惟是事關鉅典未敢輕議更易

皇上稽古定禮務求至當

聖諭煌煌真足考三王俟百世非愚臣淺見所能仰測萬一茲承

明命謹據所聞以備採擇臣不勝悚懼之至

郊祀分合議

徐乾學

天地合祭始於漢元始中其後東漢建武唐天寶宋建隆迄於熙寧及明嘉靖初年皆因之而宋元豐之始議分祭也置局議定而後行然冬至親祀夏至但遣官行禮則地祇反不與親祀之典故元祐七年復議於南郊設皇地祇位至八年蘇軾引昊天有成命爲合祭明文發六議以難羣臣於時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殆百人紹聖三年遂罷合祭詔以夏至親祀北郊而卒未

行也明洪武改用合祭嘉靖中以給事夏言言分建南北壇然一祀之後并南郊亦未嘗親祭矣此自古郊祀分合之大凡也夫昊天有成命據國語為祀成王之詩小序之荒謬朱子多駁之固不足以為信矣而倡為合祀之說者王莽也彼徒附會王者父天母地之文而遂以天地之大等之夫婦同牢之禮其為瀆侮不亦甚乎故合祭之非不待辨而自明也不合祀則宜用分祀矣然主合祀者固失而主分祀者亦未為得也夫論一代

之典者必期合於先王之制先王之制存於今者不出乎六經所記載也苟考之於經而未見其合矣而姑臆為說焉以附之先王之制則無以服乎好異者之紛紛也故愚謂合祀固失然而分祀之亦未為得者亦以其說之不盡合於經故也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圜丘方丘與南北郊之分地而祭者其說蓋本於大司樂不知大司樂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

降夏日至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者葢言樂作而天神地祇人鬼皆感而至猶書所謂虞賔在位鳳凰来儀百獸率舞耳於祭何與而妄增兩丘於南北郊之外此是不合於經者一也然晉太始間嘗并圜丘方丘於南北二郊矣後一襲用於唐而今竟罷之固知其説之無足據矣若夫郊之有南北則古今以為得分祀之正而未有明其非者也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即隂之象也愚考春秋書郊者以十

數曰郊曰卜郊曰用牲於郊未有兼地言者亦未有以南郊稱者盖王者雖父事天母事地而禮數則不同禮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祭母母卑於父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地地卑於天也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古者無祭地之禮有祭社之禮寓地之祭於社而社之祭與稷並舉不與天對稱者尊陽抑陰之道也社有二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大司徒設其社稷

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大社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壝
軍旅宜於社則王社也王社設於宗廟之右而大社立
於國中既曰祭帝於郊又曰祀社於國一郊而一國則
知大社之建不於北郊明矣郊特牲疏社祭一歲有三
月令仲春命民社詩甫田曰以社以方謂秋祭月令孟
冬大割祀於公社三時舉祭不以夏則知無以夏日至
祭地於北郊者矣此其不合於經者又一也案南北郊
之說考之於經既無其事祭社之說證之先儒五峰胡

氏等言則歷歷不爽今若欲如古禮必廢北郊而復立大社於國中以春秋冬一嵗三祀之而不敢與郊並然後可以盡合乎先王之制而大服乎好異者之心然而古今異尚禮貴變通王者期於敬天奉地之無失則已矣必欲取歷代之成法盡變之紛紛更作此勢之所不能也若世儒之論以兩郊分祀為先王之制則然也是不可以不辨

皇清文穎卷二十六